

漢唐通鑑

口口古藻

四卷之六卷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四

屏石戴璟著

張良謝病辟穀

史記謂張良學辟穀道
 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
 得已彊听而食然則良
 是謂深根固蒂之道良
 言也則是竊當生死閑
 為之乎且人身負陰而
 延年也一日無穀則病
 則死矣豈可以人而辟
 之叟可以不貸粟鬻及
 引輕身逮高帝崩呂后立張良
 如白駒過隙何自苦如此良不
 果有此事乎老子曰有國之母
 之辟穀其老子之緒餘乎信斯
 逆天理而偷生者也子房其屑
 抱陽冲氣以為和固必以穀氣
 矣三日無穀則危矣七日無穀
 穀哉以人而可以辟穀則添園
 之叟可以不救食鞭尸之子可



以不乞食意者張良知高祖有疑功臣之心以去之無名恐益以召疑而賈禍故托以辟穀而棄人間事耳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此之謂也不然則導引足以長年矣而良何以壬子六年卒乎先儒謂智哉留侯善藏其用於此可見

子房明辨達理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也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傳之不得名曰微聖人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降是則有多岐亡羊之病而不知道爲何物矣况望其能知而能行之哉子房受書於圯上老人故諳練廣而識見高如達君臣之理而爲韓報仇達父子之親而招致四皓此其大者若夫討暴秦誅逆項崎嶇

於攻取之中皆暗合事機百發百中此秦漢以來一人而已嘗謂張良出之以晏平仲之智謀文之以屈三閭之忠義操之以魯仲連之清節然則良之明辨真可謂得儒者氣象矣惜其躡足附耳之計機械變詐豈能盡合於道哉嗚呼我來懷圯上萬古欽英風但見碧流水曾無黃石公此太白贊良之詩也然則良之爲良世亦難其人哉

兔死狗烹

四時之運功成者退書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韓信固立大功於漢矣然以高帝論蕭何之語推之信不過漢之功狗耳今乃自爲齊王而垓下不至亦固要君心則欺主也人臣之義可如是乎曾未幾何奪其符更其封

危若朝露矣此曰此時正宜力解兵權以退居田野甘
爲纍纍然喪家之狗豈不爲高識遠見乎夫何陳兵出
入以致上下之疑以來詭賊之口此偽遊雲夢之計售
而鬼死狗烹之歌作矣又不是懲而貪淮陰侯之爵終
陷背逆爲漢家烹狗可傷也哉然則高帝殺韓信是歟
曰刑不上大夫古道也况功過當相準高帝寡恩薄義
又何言哉吾聞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以席埋之今待
功臣不如待狗千古之遺恨也

高帝善將將

淮陰侯謂高祖善將將人皆以爲信然以愚觀之非惟
不能將兵而亦不能善將將也何以見之韓信固漢初
名將也閩外之事既以委之矣云何齊未平而奪其符

楚方滅而奪其軍甚至偽將雲夢以擒之此詐力籠絡
之術也而可謂之善將將乎記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蓄
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謂有求而
不許其怨小諾人而不踐其責大高帝之不踐諾
多矣安得謂之善將將哉

剖符封功臣

高祖以天下既定剖符封功臣錫之爵土傳之子孫若
可謂得報功之典者然以愚觀之酈侯之功固第一也
然不有張文成運籌決勝其群臣之冠者也曹參固有
汗馬之勞矣然果能戰勝攻取并六國滅西楚如韓信
者乎且帝嘗以三人爲三傑矣以次而定功行封其誰
曰不然今上之不出酈侯之右次之不與蓋達之下一

何垂繆至此耶或曰韓信背逆之黨不與元功之封宜也張良從赤松子遊故亦弗之封歟愚謂方剖符之日信初未有反心惟其降王爲侯而不與十八人之列此信之所以鞅鞅益甚而生叛心也張良爲帝王師而不與十人之列此豈非千古不平之憤哉韓退之云蓋棺事乃定及考班固泗水銘則載二人蓋至惠帝之時而公論定矣

大封同姓

高祖封三庶孽分天下半蓋鑒亡秦孤立之弊也然愚特惜其矯枉過正耳夫堯親九族次而急親賢舜豈不受其弟哉使吏治國而納其貢稅並舜之知象之不足以君國而但富之貴之耳仁之至美我之盡也武王克商五

叔有土而無官豈尚薄哉高帝既懲秦孤立之弊而錫之以爵土矣則有古者封建之制在夫名山大澤不以封都城無過百雉古之制也按春秋鄭伯突入於櫟謂入於櫟於國已復以明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也高祖濫封同姓大者連城數十里小者不下十餘且使諸侯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爲制丞相黃金印餘若廷尉正博士御史亦得自除擬於天子則其尾大不掉之患髓髀難制之虞已隱伏於大封同姓之時矣豈待六國之反然後知其法之弊哉胡氏謂割地無制逆侯無法苟簡一時流患於後得之矣然則將何處之而可曰如賈誼所言主父偃所論終必有削弱之患如大史公者或乘牛車之說也曷若於親王子弟以嫡世襲與之以國土之

漢書卷四
封制之以藩臣之法護之以大牙之兵有事則緩急得
用無事則富貴自如則於禮有合於春秋有據豈不爲
法之良者乎惜乎良平諸臣皆無以告帝者豈王澤當
熄伯術當興天不啓其衷也可勝嘆也

蕭何發縱指示

高帝定功臣位次以蕭何爲第一蓋曰何有發縱指示
之功也然自愚觀之何之發縱指示獨其勸王漢中收
秦圖籍薦用韓信耳至於帝王經世之大典何豈能知
之哉他不暇論姑舉其大者言之蓋自分羹之語出而
父子之恩薄享羹之名封而兄弟之義乖烹狗之聲慘
而君臣之好缺野雞之寵溢而夫婦之道虧蕭何於此
曷不懇懇爲王規正之而從事於格心之學今發縱指

示吾不知其發縱者何事也吾不知其指示者何說也
使何果能發縱指示則必以綱常禮樂事其君革馬上
之治而致主於王道矣豈至於雜伯耶此愚所以切有
憾於鄼侯

雍齒先侯

張良以沙中偶語勸高祖先封雍齒蓋以齒乃高帝之
仇人也既而御史定功行封而沙中之語自息人孰不
謂良之因事納忠也然自愚觀之以直報怨可也以其
忿而封之可乎若雍齒果有克敵制勝之功自當於剖
符分封之日論功行賞可也既不能然必待沙中偶語
然後封之此不以誠心待其臣矣使沙中不語雍齒其
將不侯乎然則雍齒之侯不侯係於沙中之語不語也

此豈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之道耶夫患諸將之爭功而先封仇人以息其忿是猶欲嬰兒之笑而執一物以愚弄之也會是以爲良策乎即是觀之漢治雜霸此亦其一事也

張良可謂善諫

雍齒先侯之策溫公謂張良之善諫以予觀之諸將沙中之語以所封皆故人所誅皆仇怨之故也良亦知之素矣而何不防之於漸納之於牖耶夫良從起豐沛最爲帝所親信者使嘉謀嘉猷入告于內則帝必欣然信從而有轉移之機矣吾知正心以正朝廷百官而以忠厚待士夫相率爲義讓之俗矣今閉其戶塞其門反有從而導之者獨何歟他不暇論漢廷之中功莫大於韓

信也夫何攝足之封既非報功之盛典而僞遊之計又非遏惡之宏圖坐視其過舉而不爲之所豈人臣事君之道乎然則沙中之變謂非良之過不可也且沙中之變亦不過市井小人乘時徼利之議耳可聽其擾攘而假之公器乎夫立功者臣之分也報功者君之事也惟其公而已矣豈可取其平生所憎者而封之耶易之師曰大君有命開國成家小人弗用雍齒雖有功必不在彭越之右勿用可也而享茅土之封不亦異乎哉且人君爲天下之主統攬乾綱令之必行動之必化不令人喜不令人怒可也而乃陽施陰設以求媚於衆可乎然則良亦不得謂之善諫矣

蕭何萬世之功

鄂千秋謂蕭何萬世之功以愚觀之謂其一時之功可也而謂萬世之功將誰欺哉昔周公作周官六典之書制禮作樂以爲萬世準繩君子曰此其有萬世之功也何能收嬴秦之圖籍而不能收先代之遺書能約三章之法令而不能約三代之禮樂故庶務草創多襲秦舊而漢治不得與商周並隆皆何爲之也孔子論管仲之器小哉吾於蕭何云然

儒者可與守成

叔孫通之言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自愚言之人而果儒與之進取可也與之守成亦可也何以見之商周多業儒之士故十愆之訓六典之作群臣無間言舉朝無異議豈曰進取之難乎蓋儒者論識古今之理故

創見而不疑驟聞而弗病人而非儒然後以制作爲紛更而給口始哢哢矣故與之守成可也與之進取不可也豈有儒者而不可與之進取乎叔孫通制禮以儒者難以進取止可以守成遂不集衆人之見識而作一己之聰明抑何狂妄至此耶今觀其綿蕞之禮與秦儀相繼豈有關睢麟趾之意以行周官之法度者乎兩生之不來以叔孫通非可以有爲之人耳而豈進取之難乎蓋不屑與之進取亦不屑與之守成此揚子雲以大臣許兩生歟

知皇帝之貴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人君之貴久矣漢高以置酒長樂宮行叔孫通之禮而始知皇帝之貴何耶夫古者元首

股肱本同一體故有鹿鳴之式鱉魚麗之旨多嘉魚之
衍樂羨蕭之笑語湛露之醉歸分相殊而情相接藹若
堯之於舜而飽錫平公之於亥唐而飽食故天下固以
君爲貴而人君不自知其貴矣自始皇不道妄自尊大
取六國儀惟尊君卑臣者行之而君臣之情不通矣叔
孫通制禮不能追三代之舊而乃惟襲秦故長樂之宴
以法行酒以次上壽禮則有矣而君臣之情不幾於太
薄乎故先儒謂其依世諸俗取寵而器小其得之矣夫
惟知皇帝之貴於是乎以無罪殺功臣而不恤烹狗之
歌以微事係相國而不顧投鼠之戒君日以驕亢而臣
日以依阿皆叔孫通爲此禮以貴之也嗚呼若叔孫通
者其周公之罪人也哉

禮樂積德百年而可興

古者三十年爲一世百年則運三世矣必百年而禮樂
可興然則需之無日會之無機則將安於小成耶嗚呼
此兩生之言先儒或謂之迂也然愚以爲兩生蓋知叔
孫不可與興禮樂之人故托詞以拒之耳夫禮非鋪几
筵升降酌獻酬酢之謂也然非玉帛不可行樂非綴兆
興羽籥作鍾鼓之謂也然非鍾鼓不可行若按后夔之
故樂參周官之舊禮而因時損益之禮樂之文可興成
也而豈待於百年哉以百年而可興禮樂則謂興禮樂
之效仲尼所謂世而後仁孟子所謂武王周公繼之然
後大行也吾觀伊尹十愆之訓周公六典之作皆治定
即爲之而豈待百年以興之哉彼叔孫通爲人先事秦

而後降漢臣子大節已掃地矣以此人而與禮樂維萬
年亦未可也而况於百年乎且當時諸生以叔孫通爲
聖人兩生之不來其亦鳳凰不入狐兔之群也

六出奇計

陳平佐漢有功史氏不謂六出奇計忠計而曰六出奇
計夫天下之道奇與正對奇則不正正則不奇伊尹相
太甲周公輔成王惟成湯文武之正道陳於王前而已
何嘗有奇計乎六出奇計此陳平之所以爲陳平歟自
今考之一曰捐金行反間二曰以惡草進楚使三曰夜
出女子二千人四曰躡足封齊王五曰偽遊雲夢六曰
解白登之圍此陳平所謂奇計也嗚呼自當時言之則
爲奇計由君子觀之謂之詭計可也謂之邪計可也而

何足異之哉請畧與之辨可乎夫反間之計乃孫子論
詐之術王者所不屑也而何足奇焉如韓王信有大功
於社稷漢之報信正宜錫之山川附庸守帶礪之誓奇
也乃躡足以封之又偽遊以擒之而封建巡狩之法於
此大壞矣此可謂之奇計哉吾聞善爲國者不師善師
者不陣善陣者不戰今夜出女子以解滎陽之圍此鑿
井以救渴抱甕以止燎又何足奇哉先王謹華夷之辨
今天子自將行邊爲之臣者不能克壯其猷使蠻夷來
王乃厚遺闕氏僅脫虎口此城下之盟而仲尼耻之者
也此而謂之奇不亦適所以鄙之哉嗚呼漢承秦亂當
國家草創之時天下事孰非所當言者今計而止於六
出則其謀已狹矣况又狡獪如狐狸閃爍陰賊如鬼蜮

而可以歸美之乎噫漢治不古復皆此曹之罪也

蕭何治未央宮

蕭何治未央宮誇其壯麗說者或是之以爲堅高帝建都之心或非之以爲啓高帝侈靡之過然則孰爲正愚曰長安之地沃野千里可以一面東制諸侯天府之國也何欲高帝都長安以定天下根本豈無款款良策可回上意而顧以營宮室壯麗爲先可乎劉敬一布衣耳尚能說上遷都况蕭何從起豐沛帝素所親信者帝從諫如轉圜豈不可以遷都利害是非之實爲王規正之乎今治家不治垣屋以示儉治國則大宮室以示奢曾是以爲大臣事君之道乎且何之言曰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示威夫天子以四海爲家似也然以仁

義爲麗道德爲威而謂以宮室鎮服天下有是理耶按春秋昭公十三年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許伯小邾子于平丘謂叔向輩不能責難陳善以禮格君心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及諸侯皆貳欲示威徵會故深貶之也蕭何之營宮室蓋若承晉人之流弊也豈不見惡於春秋哉且古之帝王曰茅茨曰卑宮慎儉德以懷永圖也今何以淫靡奢侈導其君是不以堯舜待其君而以桀紂瓊宮瑤臺望其君也可乎不可乎

四千戶慰趙子弟

昔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何如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三無私以勞天下洛誥曰不

視功載悉自教工言賞功可公不可私也又曰孺子其
朋無若火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絕言徇私之害其初甚
微其終不可遏絕也漢高以四千戶慰趙子弟夫豈奉
三無私以勞天下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也而可輕假
人耶况四人不過烏合之衆當試藝考能以爲黜陟之
地何乃邂逅之頃即以四千戶寵任之哉且吾聞之帝
王任將之道不惟有推轂之專而且隆折節之禮今嫚
罵之於先而寵任之於後是以四人爲何如人也四人
而頑鈍無耻也固可以非禮使之矣使四人而皆磊落
之士則將抗聲以對曰陛下何以富貴驕天下之士山
礫泉石臣之膏肓餘不顧也則帝亦何以執繫之維之以
不終朝乎且吾聞之狎侮君子罔以盡其心狎侮小人

罔以盡其力縱四人皆小人也而施之狎侮則立乎其
位亦不業乎其官必矣然則人君治天下當賞人以公
而勿徇人以私哉

顛倒豪傑

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
王猶興蓋豪傑之士以仁爲富以義爲爵世治則上而
致主於王道下而澤民於帝治世亂則天子臣之而不
能諸侯友之而不得王者故屈已以下之虛心以任之
和顏以接之猶患有白駒在谷青牛度關者况可辱之
於先而寵之於後耶若可以辱之而可以寵之此富貴
之徒而非豪傑之士矣黃石公曰衣不舉領者倒走不
視地者顛天下豈可以豪傑而顛倒之哉漢高之待黥

布趙四將有類於是噫黥布之自刎四人之慙伏孰無
廉耻之心哉然終封淮南膺千戶則此人也乃蠅營狗
苟之人耳可謂之豪傑乎然則當時之豪傑誰與曰文
成之辟穀綺季之茹芝此庶乎一時豪傑而帝不得顛
倒之矣

悔不用蒯徹之計

或問蒯徹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揚子曰方信遭閉如
其抵謂信盡忠無憾隙也然韓信臨刑悔不用蒯徹之
計宜矣自愚觀之向使用蒯徹之計信亦無自免之理
何也易曰謙者致恭以存其位觀信下齊不報而自王
固陵有期而不至此其悍勢而難御驕恣而不理在漢
如此則在楚亦如此矣曾有恃功專恣能背逆者而能

無後禍耶書曰殖有禮覆昏暴天之道也人之將死其
心必明其言必善信當臨刑之時猶不知自悔而恨不
用蒯徹之計其反宜矣然蒯徹何如人乎曰烹鄼食其
敗田橫驕韓信皆通爲之也故史謂通一說而喪三雋
又謂一說而敗三堆真利口覆邦家之人其不得烹幸
也豈可獨罪高帝之薄恩乎哉故班固真以爲伍被江
充息夫之流噫信夫

以太牢祠孔子

漢高自起兵至即位五年矣又自卽位至殺黥布
之時復踰六載于時兵戈控惚之日而過魯祠孔
子何耶前此未之間也後此亦未之見也而獨於
殺黥布之時吾知之矣布固驪山之徒也秦之亡

非以驪山之徒而實以焚書坑儒爲之禍階也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帝既殺黥布矣嘗自肯之布之所以及復叛亂於秦實坑焚召之也吾嘗聞覆轍而不崇儒耶故過魯一祠雖曰釋奠先師乃國之常典然乃思秦之所以敗及布之所以誅而爲之也不然則魯守節不下于時亦過魯矣而曷爲弗之祠乎况帝不事詩書漫罵儒冠夫豈真心好儒術者哉秉彝好德人心所同一感觸之頃勃然萌動自有不容遏耳嗚呼使帝能誠心出宗尚孔子之道而脩於身齊於家措之國則綏來動和之效可立致矣而豈止於小康乎

大風歌

漢高大風之歌思猛士守四方固亦存心於天下者然兵者不祥之器事其好還曷不思文儒以守國乎夫天下至大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乎若猛士者不過能馳驅百戰斬艾蓬蒿者耳而豈能守四方者也蓋必有才魚文武之直儒然後黻黼皇猷笙簧治道以措天下於太山磐石之安于時真儒雖不可得然張良之忠蓋四皓之清高兩生之智識亦有儒者之風也自帝嫂辱儒冠而金玉遐心矣詩曰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天下無豪傑也夫其戮力於艱難百戰之秋帝弗之尚反加之誅矣而何爲思猛士哉帝之思猛士蓋亦葉公之好龍而不好真龍者也

陳平美如冠玉

世之論平者曰家貧好讀書有篤志之美也門多長者
車轍有尊賢之美也裸身脫難應變之美也分肉得平
治事之美也其從軍計畫特其大者耳自君子言之絳
侯雖爲詭言實爲至論也夫陳平乃妾婦之道以順爲
正者試以一端言之韓信樊噲皆有功於漢也帝欲誅
之亦太慘矣平不能諫而乃順承之至於白馬之盟亦
不復顧產祿分王幾危社稷平之罪可勝誅哉司馬貞
作索隱贊之曰魏楚更用腹心惟假棄印封金刺船露
裸間行歸漢委質麾下滎陽計全平城圍解推陵讓勃
裒多益寡應變合權克定宗社噫呂氏之不亂特天幸
耳而可謂定宗社乎

漢高大牢祠孔子何如

過魯之祠蓋亦舉釋奠之典耳周禮大司樂凡有道德
者死則爲樂祖遷於瞽宗故春夏釋奠於先師秋冬亦
如之然則四時釋奠禮之常也漢高過魯祠禮亦簡矣
而史家大書于策豈非絕無而僅有爲可喜耶然吾聞
之釋奠之禮有特幣有合樂有獻酬豈徒用太牢而止
耶曾子問曰凡告用牲敝文王世子始立學釋奠行事
必以幣此有牲幣之証也文王世子凡釋奠必有合此
有合樂之証也聘禮觴浴陳席于祚薦脯醢三獻一人
舉爵獻從者行酬乃出此有獻酬之証也漢高徒知祠
以大牢而三者弗之舉焉則有釋奠之名而無釋奠之
實矣况帝之爲人君則過於殺戮而不知孔子有義之
道爲人父則失於褻幸而不知孔子有親之道爲人夫

則徇於私愛而不知孔子有別之道是則安在其爲釋
奠哉揚子曰自姓孔而字仲尼六其門升其堂伏其几
襲其裳可謂仲尼乎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狼而
戰其漢高之謂矣

叔孫通諫易太子

高帝欲廢太子立趙王此其惑於戚姬之寵而偏於少
子之愛也孫叔通諫之遠而晉獻公之非近而秦始皇
之亂歷歷指告其言甚切直而簡明矣然而帝之心終
未之回者人臣諫君必自其明而通之然後其蔽可得
而開也所謂通其明者何也夫人主雖私意橫流之中
而夫婦之情父子之義未嘗不因時而發見也觸其機
而使之動啓其鑰而使之通則何君心之不可回乎蓋

呂后與太子同起布衣以有天下糟糠之妻不下堂理
之常也况太子之名位素定而諸王大臣之心素服是
則福趙王適以禍之也愛戚姬適以害之也使叔孫通
以此開悟君心則何至於猶豫不決必至張良招四皓
而後開其蔽哉故程正叔有曰群公卿天下之士其言
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由攻其蔽
與就其明之異耳嘗因是而論之叔通之諫似忠而實
奸何也天植其性始終一節然後謂之忠方秦時盜賊
遍天下通阿二世而謂鼠竊狗偷不足憂秦之亡通之
爲也及事惠帝立原廟之制起獻粟之儀皆非定制愚
嘗謂叔孫通如唐之裴矩佞隋而忠唐也

四皓羽翼太子

留侯引致四皓羽翼儲宮司馬光以爲此乃爲子立黨以制其父也殊不知齊桓公首止之盟趙簡子黃父之會聖人書之於春秋四皓之定太子蓋亦聞春秋之法而興起者也而又何病焉或曰漢高欲廢太子立趙王群臣爭之者衆矣四皓一布衣也孰與御史大夫群臣之貴四皓一逆旅也孰與從起豐沛群臣之親然群臣百諫而無功四皓之來而有助何耶蓋人主常以爵祿榮天下之士而士皆爭趨競赴滌指乎功利之場紛紛皆是也此固人主之所輕也乃若四皓則異於是以帝之嫚罵而商山之上皓首不喻帝思之曰天下莫貴於我而彼不屑爲吾比面此誠天下不凡之善士也則其心之敬憚久矣子房知之故用其明以去其蔽嗚呼使

四皓營營爲干進之計則豈足以動帝之畏心而爲太子之一助哉然則君子不可不自重也

四皓何如人

四皓爲人之實先儒論之詳矣或謂之卷舒難測者李太白之說也或謂之出處有禮者王荆公之說也或謂之知幾其神者梁肅之說也白樂天以仲尼之堅白狀之王元之以周公之禮樂擬之蘇頌以夷齊之名節方之然則數子之言孰爲是歟愚曰皆非也夫四皓之隱逸其視當時之汲汲功名者豈啻如隋珠之於魚目哉然而秦項之亂人之抱寸藝負片長者咸欲吐氣揚眉以濟當時之急四皓隱身不出此可疑者一也且夫豐沛之間真人崛起雖曰嫚辱儒冠然使有道德之士處

之則德容足以消其邪心而自敬服之不暇矣而乃可
出不出得不好從事而亟失時者乎此可疑二也乃若
漢業已定矣不受高帝之詔而就呂后之徵不爲朝廷
之臣而作儲貳之客此可疑三也夫士君子不出則已
出則必行義達道以康濟天下漢家之弊政豈特一廢
立之失耶今止立一惠帝而規模亦隘矣事業亦小矣
此可疑四也君子事君當引之當道格其非心今說建
成侯令呂后承間爲上泣勿使將兵此其詭詐閃鑠不
可方物不幾枉道以徇人乎此可疑五也然則四皓何
如人乎曰四皓固不得爲道德之士也得不得爲權謀之
士乎以四皓而比張良其不及良者多矣此所以終墮
於良之術中而出處未明白歟

相國何下廷尉

蕭何以請民苑下廷尉說者謂何不能明功成身退之
義是以此極矣愚則曰是固然矣而何以相國下廷
尉得非何有以啓之乎夫古者刑不上大夫其去國則
不掃其社稷不繫纆其子弟不收其田邑若其有罪必
以八議裁之故寧廢之而不束縛之寧退之而不係縶
之也按春秋襄公二十二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謂晉不
念栾氏世勲而逐盈又將搏執之則亦過矣蕭何爲相
正宜稽古定制以追復先王八議之良法後世搏執之
風一切剗去云何制度草創多仍秦舊於是乎以元勲
如彭韓而誅之夷之有甚於晉之錮栾盈也此非何醜

釀以成之乎帝之心以爲韓彭尚夷族也相國而係獄亦何不可於是乎肆行而無忌矣嗚呼方帝之殺韓彭也正唇亡齒寒之日也豈不可料帝之將及於我哉且子弟從軍之策鮑生發之私財佐軍之策召平發之田宅自汙之策客又發之岌岌乎幾陷虎口者屢矣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此吾於相國之係獄既病其貽謀之不臧又惡其見幾之不早也嗚呼以堂堂秉鈞軸者而係累於園土中有何面目見群僚哉而顧戀戀不去以終其身哉然則高帝之係相國是歟曰自成湯至帝乙成王畏相漢初功臣以文終侯爲第一帝亦知之矣而復係之獄帝真少息之主哉然以王衛尉之諫未幾遂復相國則其改過之勇亦可尚也

疾不迎醫

古者國君即位而爲禘歲一泮之出疆必載禘正也故許男新臣卒見譏於春秋以爲畏死貪生之戒也漢高疾不迎醫以爲命乃在天若知春秋之義者以愚觀之人事不盡而徒諉命於天此豈謂之知命者乎孟子曰盡其命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巖墻死者非正命也以此論之帝豈知命者乎何以言之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矣此曾子所以啓手啓足而深幸其免於毀傷也當黠布謀逆之初帝固有以來之矣又不遣將勦捕而親將兵以崎嶇矢石中是猶馮婦搏虎卒不能改終爲流矢所中以至於篤疾傷生誰之咎也祖伊曰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於

天耶此之謂矣且吾聞之藥不頓眩厥疾不瘳謂疾而迎醫亦可也無妄之疾勿藥有喜謂有妄而生疾則雖迎醫亦可也如高帝之言則古聖賢脩醫藥以濟夭死果皆為無益哉要之有疾而迎醫以救保全父母之遺體亦不為過也然則漢高此舉其始也失於致疾其終也失於忌醫此愚所以深不然之也

安劉必勃

高帝謂安劉必勃厥後果能成左袒之功帝可謂付托得人矣以愚觀之勃乃至無能之人特幸成焉耳借使酈寄不可劫產祿不可給則劉其呂矣而豈能成功乎考史記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邳取攻虞破阿下襲臨濟擊王離絕河津破臧荼屠馬邑定鴈門誅燕縮其於

攻城畧地之功亦彰彰也然天下豈可以馬上治之哉夫帝不曰安天下而曰安劉氏此殆有激於呂氏之變而豫為付托之計乎何也觀帝以樊噲黨呂氏命陳平誅之以周昌剛直能制呂氏使為趙王傅然則帝也猜忌外家之意火熾於中久矣愚以為若帝能奮乾綱之斷挺馮河之勇使母后不專權戚屬不與政播之勅令職之大臣則雖天下亦可安也而豈但安劉乎奈何夷韓信者呂后也殺彭越者呂后也朝廷威福之權柄多出宮闈而人主莫之禁書曰牝雞司晨惟家之索詩曰婦有長舌惟厲之階其呂氏之謂矣雖高帝亦柰之何哉嗚呼與其付托得人以為戡亂之計不若先事有備以為防微之策也而太史謂勃雖伊周無以加不亦誣

乎

遵何約束

曹參北擒夏說東討田計剖符定封功無與二及代何
爲相壹遵蕭何約束百姓有畫一之歌蓋以公之治齊
者治天下此太史公謂其枉者合道也以愚觀之何之
約束多襲亡秦之舊豈盡有可遵者而不爲之更張乎
易曰包荒用馮河言可因則因可革則革也參自知才
不及何而不務變更似矣然日飲醇酒吏舍歌呼亦相
應和此與酗酒之風何異哉夫天下之大豈無英才間
出利用爲大作也參若至誠一招徠盡禮網羅則必有爲
國任事者出與之講論政理一區畫事宜勿築室三年而
不決當先甲三日以自新必使以昏憤者昭蘇壅遏者疏

剔然後可謂萬世不刊之典豈得專用木訥少文之吏
除爲丞相史而驟然遵守貽流弊於後世哉易之蠱爻
曰裕父之蠱往見吝其參之謂矣蓋參之爲人處之將
帥之地則有餘任之宰相之位則才不及也抑何之約
束有不可遵者多矣若夫叔孫之禮不過綿蕞之儀唐
山之樂不過淫哇之曲大封同姓而封建之法不盡復
也過魯一祠而學校之制未盡興也圖籍收矣而挾書
之律未除也律令次矣而夷族之刑未去也嗚呼何以
刀筆爲臣高帝以馬上爲君宜其約束之弊如此也而
後之人何爲而悉遵之乎嗚呼參亦刀筆人也其因陋
就簡也宜矣

嫚書之辱

高后時匈奴有嫚書之辱樊噲請發兵滅之而後朝食其志甚壯其議甚正但曰臣以衆十萬橫行匈奴中不廣集謀臣勇將以掃清邊寇而偃然以身當其鋒此所以來季布面嫚之說也然則季布謂得善言不足喜得惡言不足怒厥後報書謙謝以宗文和親其策果良矣曰此正所謂首足倒懸可爲之流涕長太息也按春秋隱公二年書會戎于潛以爲會非所會也僖公三十二年書衛人及狄盟以爲盟非所盟也哀公十三年書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以爲及非所及也蓋先王之制夷不亂華何嘗與之相通哉嫚書之來正猶夏之漸也易曰田有禽利執言長子帥師今夷狄之不恭至此正田禽所當執而長子所當行也使當時大臣有能明春秋之義而選老成之將以區處邊務殄滅夷寇則華夏之氣以伸而疆表之膽以落矣成敗何足論乎夫易戒牀下之巽春秋責浮來之盟今彼以嫚來我以謙往此四方臣民之大辱也此九廟神靈之大耻也而可乎季布之言夷狄如禽獸似也然報以謙遜之書是與禽獸爲禮也妻以宗室之女是與禽獸爲婚也而可乎故與其報書而受夷狄之辱孰若光武閉玉關而尊中國之體乎與其和親而圖一日之安孰若先王伐獫狁而雪萬世之耻乎嗚呼此必明春秋內夏賤夷之旨者方可

以語此噲也屠狗之匹夫布也朱家之亡虜而吕后又牝鷄之篡賊也安知處之不失其道哉

王陵不如平勃

漢書卷四
觀人者當觀其大節而知謀不與焉王陵陳平周勃皆漢名臣也胡氏謂已然之迹論之王陵不如平勃則其意以王諸呂之諫陵之微長耳以愚言之論其已然之迹王陵優於平勃多矣豈但王諸呂之諫哉人皆曰陳平出奇計周勃成左袒王陵殆不如也嗚呼以王陵諫王諸呂之事觀之意陵平日之爲人必剛直而不阿私中正而不委靡才不足而德有餘有古大臣風節也故高帝亦曰陵少戇且王諸呂之諫不行則謝病而歸杜門竟不朝請進退之節亦可尚也乎之出奇計乃蘇張之風勃之著軍功出韓彭之下而又何足取焉要之平勃特斗筭之才於王陵大有不如者矣吾嘗謂王陵其漢之褚遂良平勃其漢之李世勣歟

人臣之義以王陵爲正

高帝白馬之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蓋亦素忌呂后而預爲此盟耳爲大臣者正當申明先帝之約而嚴外家與政之防使國政一無所與可也奈何陳平用張辟疆之邪計以產祿將南北軍此逢迎君之惡也甚矣夫北軍以護京城南軍以衛宮禁此莫大之兵權尚委之於呂氏之手然則封王之勢殆有不可禁者矣履霜堅冰由來者漸故愚謂王陵之諫比平勃固爲正氣然亦昧於女壯勿取之義乎考史陵是時爲右丞相豈不可以力阻陳平之計而乃緘默杜口置而勿問蓋亦陵有以許之矣逮權勢且灼根節盤據亦將如之何此所謂毫釐不伐而遂成斧柯也然則人臣之義王陵亦

豈得爲正哉吾敢借孟子之言斷之曰薄乎云耳惡得無罪

平勃相結

陳平聽陸生之言與太尉勃交驩是乎曰將相不和固非國家之福然同心謀慮是也而進幣報施則非矣故先儒謂一時之計非所以爲訓也就其相結而論之則尤可議者何也與其相結而救之於終曷若相結而制之於始乎又曷相結而正之於中乎所謂制之於始者平以南北之權委祿產此羸豕躑躅之漸也史謂呂氏權由此起蓋不滿於平者多矣所謂正之於中者呂氏欲封諸呂爲王此國家大利害所關涉也平勃曷不相結而以白馬之盟連章抗對交口力諫及助成之曰太

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此與後世許敬宗所謂此陛下家事何必問外人殆同一奸邪也豈所以望於平勃乎夫其始也不惟不能制之而且以啓其端其中也不惟不能正之而且以助其勢則欺君誤國之罪昭昭矣使二人即時而死天下後世將謂何如人乎逮其後也自知呂氏不可易制而相結以備之甚至外以結齊王內以結劉章於是左袒一呼軍士響應然亦幸成焉耳吾聞之同室有鬪而被髮纓冠以解之孰若使之不至鬪爲尤善鄰舍失火而焦頭爛額以救之孰若使之不失火爲尤高然則平勃安劉之功安足贖逢君之罪哉

一舉而三失

大尉一舉而迎代王乃欲請間以伸私款此一失也宋
昌一折之其情立見遽上璽符此二失也渭橋非即殿
所在王若何而受之此三失也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
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趣爲我語不學如此安得無過
差乎世之議周勃者皆曰厚重如勃千古美談以愚觀
之殆非也夫請間以伸私款厚重者不若是之浮露因
宋昌之折而上符璽厚重者不若是之躁暴以堂堂大
漢豈少一托孤寄命之士而任此野人哉故吾不咎周
勃而實咎高帝也嘗合而論之王諸呂而阿隨德之衰
也問左袒而發兵才之踈也恃有功而德色量之隘也
持兵而過縣智之短也問錢谷而不對學之荒也迹其
爲相以來無一事可道豈但三失而已哉此所以雖將
百萬軍而不知獄吏之責自貽伊戚也惜乎高帝任人
之未當至此也夫

勃令軍中左右袒

將帥之於士卒猶身之使臂車之運轂故威克厥愛而
號令必嚴明約束必斬截此爲將之常規也昔禹伐三
苗曰一乃心力其克有勳啓伐有扈曰用命賞于祖不
用命戮于社仲康征羲和曰同力王室欽承威命古人
之令軍中者如此豈問其從與不從哉周勃既入北軍
矣即當移檄遠近諭以呂氏當誅之罪下令軍中刻期
而進勉之以一心戒之以用命伸之以同力則以順討
逆何患其弗克哉今日爲劉左袒爲呂右袒設使軍皆
右袒或參半焉則將中止而不進耶或率右袒之軍而

誅呂氏耶吾意勃之設心若使有右袒者則將爲項羽
之詐坑秦卒乎如其不然則將爲遷就之計而不敢發
手考史勃已兼將南北軍尚恐不勝未敢公言誅之則
勃之畏懦無能久矣豈知所謂討賊之義乎先儒謂其
任智術踪跡踈昧信然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四終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五

春和議振貸

屏石戴璟著

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月令孟春之月行慶施惠下
及兆民仲春之月養幼少存諸孤季春之月命有司發
倉廩賜貧窮振之絕出幣帛周天下此易所謂天下雷
行物與无妄而先王茂對時育萬物之道也自帝王不
作而無胥戕無胥虐至於敬寡至於屬婦之風泯矣何
意文帝即位之初因春和而議振貸哉讀其詔仁厚藹
然可掬此山東父老皆願須臾無死觀德化之成也君
子所憾者帝知振貸矣而不知振貸之道也夫先王振
貸之政豈家賜人益之哉不過制田里教樹畜導其妻

子使養其老而已故易之井卦曰君子以勞民勸相勞
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自養也漢文去古未遠正
當斟酌古制立白代不刊之典必制富不使之驕若家
富不過百乘是也制貧不使之約若一夫受田是也制
貴不使之蕪若伐冰之家不畜牛羊是也如是則勞民
勸相之道可盡矣而奚必振貸哉夫何田里不分經制
不定故富者田連阡陌貧者地無立錐東藩有鑄錢之
王鄉曲有武斷之夫甚至通都有剽金之盜父子有借
鋤之色然則為民父母宜何如其所以振貸之乎記曰
君子何貴於天道也曰貴其不已也如日月東西相從
而不已也是故人君脩德必自強不息而後庶務畢舉
矣文帝勵精於初年而不能不隳心於晚節是故向也

卻千里馬

却千里之馬終則不能卻玉盃之獻矣向也惜千金之
臺終則不能惜五廟之費矣此漢文之所以止於小康
而終不若成康之盛也歟

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
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行而兵之
所恃以取勝也按周制掌政之官謂之司馬兵甸之法
謂之乘馬有校人以掌其政有牧人以掌其牧有巫馬
以養其語有趣馬以簡其節文王伐獫狁其詩曰四牡
業業宣王攘夷狄其詩曰我馬既閑文公有駮批三千
之美僖公有牧于坰野之頌然則千里馬正國家之所
貴也而文帝卻之何哉昔西戎獻獒召公作書曰珍禽

奇獸不育于國犬馬非其土性不畜春秋僖公十五年
韓之戰乘小駟以從果還寧而止蓋小駟鄭入也乘異
產以從戎事必亂然則所謂千里馬雖追奔電逐飄風
周流八極千里一息如王褒之頌也亦何益耶文帝卻
之豈天資之美而暗合聖賢之訓耶惜乎能卻千里馬
而不能朽索御六馬也蓋私欲橫放甚於千里馬之奔
跌也帝從事黃老之學而不能充類以克己私則是昌
黎所謂千里馬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盡其材鳴之不
能通其意而卒與常馬等矣雖然其視作天馬歌欲與
龍為友者豈不徑庭哉

錢谷決獄之問

相之位其尊矣乎讀柳宗元梓人之說則不可侵斧斤

刀鋸之工觀楊顛作室之喻則不可親奴婢雞犬之務
此陳平決獄責廷尉錢公責內史之言可謂達大體也
自愚言之一年歲錢谷決獄之數固各有攸司也然自太
宰兼行六卿而言之則八典八法八則八柄八統九職
九賦九式九貢九兩凡此十條皆經國之大綱而散見
於三百六十官之中太宰實舉其綱而撮其要焉在歲
終計貨賂訟獄而三公會其數此周官之制也故萬貨
之低昂不同而相為之權衡萬口之鹹酸下同而相為
之劑量萬形之妍醜不同而相為之水鑑居是位可不
業是官乎文帝之時淮南王之殺食其決獄之柄倒持
矣鄧通之鑄銅山錢谷之門溢啓矣陳平若安社稷以
為悅當利國家無不為必為大有之大車以載為大過

之隆棟以任爲中孚之虛卅以涉宰相之責庶其少塞
矣柰之何問決獄曰我不知問錢穀曰我不知嗚呼即
平之言與其相業論之此與丙吉憂牛喘而不問死人
何異哉故陳季雅謂平之忝職陳彥謂漢之失職自平
始蓋有見於此矣

君所主者何事

相道不明於天下久矣文帝問宰相之職平對之曰宰
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遂萬物鎮撫四夷諸侯親
附百姓使卿大夫任其職此與詩之式是百辟王躬是
保書之論道經邦貳公弘化先後一揆平可謂識時務
之俊傑矣然徐而考之不幾於大而誇乎夫宰相上佐
天子似也然帝惑於黃老而於正心脩身之道缺如焉

而不啓心沃心而陷君於過舉哉且帝即位之初地震
山崩日食大水陰陽之不靖萬物之失宜其矣而所謂
理之遂之策安在耶至於鎮撫四夷則不能勸君以無
怠無荒爲之本獨在招納南越近於德化人之義而匈
奴之桀驁弗能制也若夫諸侯則有謀爲東帝者有西
鄉而擊者此賈生有一脛如腰一脂如股之憂也而豈
知鎮撫之道乎定養老之令布勸農之詔謂之不親附
百姓不可也然取箕辭語之風猶存剽吏奪金之盜未
息焉詩所謂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
安在哉至於卿大夫各得任其職者則內有劉章而賞
之不稱其功外有賈誼而用之不盡其才然則亦安能
使之任其職乎書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其陳平之謂

矣

賈生請改正朔

革之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天下之事可
革者多矣而聖人必以歷言者蓋事之最易差者莫如
曆而不可脩者莫如曆蓋將以前民用授人時也故黃
帝攷星曆正閏餘堯命羲和以閏日定四時成歲周春
官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於邦國甚矣先王之重
正朔也按春秋文公十一年閏三月襄公二十八年春
無冰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說者謂置閏之差非先
王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之義也况秦用顓頊
曆以十月為歲首置閏常在九月有是理乎漢高得六
下正當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原生而乃襲秦之繆

謂之何哉賈生知之故請改正朔蓋欲行夏之時而革
秦之繆也惜乎絳灌之徒皆不足語此而精曉書曆如
張蒼亦曰漢得水德必待公孫臣黃龍應之言有驗然
後始訖而賈生已去世矣嗚呼顯帝曆朔晦月見弦望
滿虛其謬至此而漢文不為之改正朔何哉此議者謂
八百年當差一度又謂六千年當益一日又謂四十餘
年當失一辰有奇皆因循不革之弊也向徵太初曆作
則日月合璧五星連珠之法孰從而知之哉吾固謂賈
生開曆之源司馬遷助曆之瀾

袁盎卻坐

夫婦之際王化之基故舜之釐降文之刑于可為萬世
法蓋家人之道在嚴嫡妾別尊卑孔子作春秋書紀季

姜歸于京師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書紀季美化天下以婦道也至於仲子之崩宰不稱官成風之葬王不稱天其禮嚴矣文帝嗣大歷服不能以舜文之道治內而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坐則緣衣黃裏之制作備矣此袁盎之卻坐可謂深得事君之義其與辛有並后之議宗人覺寔之諫若相彷彿也然亦賴文帝賢明能容臣子之守法而後盎得以售其說耳不然盎且趨承之也敢引卻之乎何也盎姦人也觀其薄絳侯以啓其繫獄讒晁錯以陷之極刑拜申屠嘉而諂佞無耻非佞人之雄乎獨有卻夫人坐塞梁王求嗣去趙談駮乘三事守正不撓然實則費直耳故楊子雲論之曰盎談有餘而忠不足真可謂知言者

尊卑有序則上下和

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故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途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是故人君必禮達而分定然後可以治天下况后妃之際正天下風化所自出也而可使之亂乎亂則貫魚宮人憑恃恩寵霓裳羽衣動盪無耻卒之鷺在梁鶴在林而已家不齊而國可治有是理耶然究其本則在乎人君之一心而已記曰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吾能不邇不殖無畔無援則以公滅私以理制欲而尊卑上下各得其所矣豈有亂常拂禮者耶慎夫人與后同坐夫人豈不知名位之不可並也特以文帝寵之太深

漢唐書卷五
故敢肆然而弗顧耳益也何諛其君而格心之術無聞
焉觀其以問安之孝過魯參以讓位之節過許由然則
尊卑有序之說亦贅矣豈能感悟君心哉

張釋之言嗇夫利口

記曰君子不以辭盡人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書曰惟
截截善論言俾君子易辭易曰咸其輔頰舌騰口說也
皆謂利口之人顛倒是非混亂名實者也為國家者安
可不深惡痛絕之哉有如張釋之所謂嗇夫利口則有
不然者何也釋之以周勃張相如為長者言事不出口
由今觀之決獄錢谷之問不能答一語而汗流浹背自
知無能以歸相印則勃豈能知而不言者哉上林尉禽
獸簿尉不能對是即周勃之無能也嗇夫代對甚采臣
之告君不可不盡而可以驗其通達國體之才也豈可
以利口目之耶若以嗇夫為利口則必庸庸碌碌口不
能出一語者然後為可耶

廷尉天下之平

立政之書始言庶言庶獄庶謹而中則曰庶獄庶謹而
庶言不與終則曰謹乎庶獄而庶謹不與三變其辭而
獄獨不去焉甚矣聖人之重刑也蓋廷尉職專獄犴視
刑書以獄成告于王而聽之棘木之下乃國家生人之
司命也苟不以平公處之斯民何所措其手足哉詩曰
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此之謂矣然
廷尉之名置于秦而漢因之即卿士之掌國中遂士之
掌西郊方士之掌都家而士師受中而行之者也必利

用文明哀矜庶獄如陳子昂司刑之表而後謂之平必
九則允理如淵之深如崔德正大理之說而後謂之平
必天降五刑惟夏之績亂茲平人不回不僻如楊雄廷
尉之箴而後謂之平張季南減犯蹕盜環之罪庶幾天
下之平矣故周亞夫友之而為之刎頸王生重之而使
之結韉也然其言曰方是時上使人誅之則已則是廷
尉可以平而人君不必平耶厥後唐戴胄亦以是對唐
太宗此皆重於為臣而輕於為君也其亦弗思矣

前席賈生

天下有無窮之才不扣則不鳴不觸則不發是以帝王
迎其奮發之端可作其勉強之氣虚心以訪之推誠以
任之則天下豪傑曄然而有光銳然而有為者固將翻

翻效用於拔茅連茹之下矣豈得舍音不發而懷遺珠
之嘆耶昔傳說本築巖一匹夫耳高宗以夢像相之則
曰齊川作舟楫歲草作霖雨和羹惟鹽梅信之篤任之
專而責之重是以扣之而鳴觸之而發傳說得以左右
厥辟弼我不丕基也漢之賈生本不可與傳說同日語
然觀治安之策通達國體帝知前席待之似矣而何乃
聽絳灌之詭投之閑而置之散哉是故天下有無窮之
才而文帝不能扣之觸之卒使之靡然以弛也安望其
精華果銳之氣揚厲於朝廷鋪張於事業哉文中子曰
賈誼天孝文崩則漢祚可見矣其亦不滿於漢文歟

帝問鬼神之本

天地變化至著至速者目為鬼神然明於人之道然後

可以語鬼神之道而語其德則誠而已古之至聖人莫如仲尼然季路問鬼神則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而其所以論鬼神者則曰體物不遺誠不可揜而已則又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而已則又曰發揚昭明薰蒿悽愴百物之精而已鬼神之本其妙如此自聖賢不作正途壅塞士不知道民罔常心非置諸茫昧則怵於竒袤而孰知鬼神之本哉文帝寬厚之君也而問鬼神之本何也記曰殷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文帝之學本黃老黃老則尚清淨而其流爲刑名故問鬼神之本其欲以殷人之尊神先鬼以爲治歟使賈生有仲尼之學則將以正言格論逆閉其途以豫絕其根柰何具道鬼神所以然之故今其所告之說雖不可見然意賈生必不能以告子路者告文帝也賈生之學雜申韓先儒謂其有戰國縱橫之習蓋亦有所試耳不然則帝於鬼神之說辨之詳知之灼矣柰增諸祀珪幣作渭陽五帝廟禱祠之事紛紛交舉則帝於鬼神之說且不能曉而况鬼神之本乎昔人有詩曰可憐半夜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蓋有憾於文帝而未有咎賈生者愚故并論之

賈誼通達國體

春秋昭公十六年公至自晉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皆謂處困而後有益也蓋逆意之境乃進學之門自古豪傑之士未有不以困而達也賈生矯矯弱冠登朝英心銳氣高出諸老先生之上矣及一謫長沙再

漢唐卷五
遷梁傅此動心忍性之日乎故其見愈高其識愈遠爲
賦弔屈原而輕去就也爲文叙鵬鳥而同死生也且其
所論國體如論鸞駝之難制則知天子之所以懷諸侯
矣論手足之倒置則知中國之所以攘夷狄矣論移風
俗則知教化風俗之相因論遇大臣則知元首股肱之
相賴此先儒謂賈生之言亦風俗之一助也吳楚合從
賴誼之慮史豈虛美哉

伊管弗能過

王道如精金美玉不可雜也雜之則是伯而已矣記曰
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伯考道以爲無失
荀子曰粹而王駁而伯甚矣王伯異道也明矣若伊尹
王者之才管仲伯者之佐也劉向論賈誼合而言之而

謂伊管弗能過何哉蓋賈誼年方弱冠而以天下爲已
任觀其上治安策幾於王道矣而權勢法制之說失之
駁草具儀法若可有爲矣而三表五餌之計失之踈故
上不及乎伊下實過於仲其雜王伯之道乎要誼之所
以至此者蓋淵源所漸旣不得聖賢爲之依歸徒往來
於申韓之間以文章鳴世如曰孔子墨翟之賢以孔墨
並稱則其學孔而又學墨有多岐亡羊之病也明矣夫
內則爲孔墨之學此外則爲伊管之才歟論者當知其
所以本

文帝誅薄昭

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司者命也爲人
臣而侵其君之命則不臣爲人君而假其臣以命則不

君君不君臣不臣天下所以傾也邢侯專殺雍子於朝
叔向以殺人不忌為賊請誅邢侯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而天王不能施政刑故稱子以為當上之詞也薄昭雖
后弟亦人臣耳而擅殺天子之使是亦賊耳不誅何待
哉且吾聞之投鼠而忌器愛屋而及烏定公元年晉人
執宋仲幾於京師以王事討有罪若可許矣然不告之
司寇而擅執人於天子之側聖人尤不許焉况殺使者
之罪其可赦哉或曰昭太后母弟也帝欲殺昭而太后
不食蓋亦存昭以慰母可乎噫天討有罪非人君可得
而私也周公殺管蔡公孫僑誅伯有季友殺伯牙自古
皆然記曰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躅
百姓也文帝之誅薄昭豈非體百姓哉宋子綱曰書曰

將軍薄昭有罪自殺有以斷疑獄矣

鼎錯請入粟拜爵

入粟拜爵之制三代以前無有也其昉於秦商君乎然
自齊有勇爵之名而春秋傳已有所謂廢長鮑者則其
來非一日矣漢高以軍功得天下而爵級亦濫故有善
遇高爵之詔焉鼎錯請入粟以實塞下而拜高爵與免
罪於祖法則有合於兵家則有益矣然則無德者可以
幸進而國家之名器不幾於濫乎有罪者可以倖免而
朝廷之刑法不幾於亂乎書之彰瘡易之過揚殆不若
是之倒置也或曰張釋之汲黯黃霸皆入財為郎者也
然以守法著以直諫顯以循吏聞入粟拜爵夫何傷哉
嗚呼是不知無總寶貨見戒於盤庚而取富人為卿見

刺於詩人也彼入粟拜爵爲時名臣者世寧有幾人哉
蓋有進身之路旣可以粟爲捷徑則或罄空以充之或
稱貸以益之至於一沾斗升之祿卽剝民膏脂以充已
囊橐漢壑無厭不勝捆載雖酒有鵠肉有董不顧也其
爲民害不亦多乎故丁度有言鬻爵之制未能制勝於
閭外適足歛怨於天下而上官均亦有四冗可罷之嘆
蓋有見於此矣然則錯之策利於兵計而不利於民瘼
也而後世因仍不革以貽千百載無窮之患然則錯之
罪可勝責哉

晁錯請募民徙塞下

錯以東方戍卒不習地利而心畏胡故請募民免罪拜
爵以徙塞下此文中予以爲晁錯系井田之序有心於

復古也然自愚觀之則未焉夫拜爵免罪固人情之所
欲也然離鄉井棄墳墓而徙之窮邊絕塞之地人情必
有所不堪是故公劉之徙民也必先定其軍賦與其稅
法成其宮室理其田野然後幽居允荒止旅廼密故詩
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又曰取厲
取鍛止基廼理今錯之徙民塞下不能如公劉之和輯
保釐而徒使之備邊是轉予于恤靡所底止吾知懷哉
懷哉曷月還歸之嘆所必有矣安能保障一方哉昔盤
庚遷都其詞曰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
各設中於乃心今募民徙塞下則與民絕相遠而誠不
屬矣而可乎以愚言之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明王慎德
四夷咸賓此策之上也否則精將帥之選嚴斥堠之防

謹邊關之限重門柝之警時操練之法夫何邊塞之不可清夷狄之不可制耶未幾匈奴入朝那蕭關寇上郡雲中塞下之民曷為無一人能抗拒之者然則募民徙塞下之策亦何益耶

帝王之道出於萬全

錯之論兵事而曰帝王之道出於萬全其言似矣至求其所以萬全之術則不過降胡義渠來歸義者與之堅甲利兵邊郡良騎輕車材官而兩軍相為表裏耳嗚呼萬全之術果止是乎哉今觀詩書所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而後四夷來王矣篤恭時二人咸成功於不怠而後海隅率俾矣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而式固爾猷淮夷卒獲矣此之謂不戰而屈人兵也謂之萬全之術是也降胡義渠不過狄種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矣而欲授之堅甲利兵輕車材官以制胡是假寇兵而益虎翼也而顧以為萬全之術不亦異乎然則晁錯四上邊事或謂其有用之文章特木之察耳

文帝除肉刑

名教有樂地王道皆坦途聖人非不欲與天下相安畫衣冠異章服之地也而必明罰勅法以威天下者三綱九法人主御世之六防也彼其蕩滅我三綱拂亂我九法是治之蠹而民之賊也是故禹設肉刑湯武因之而五刑之屬三千垂之象魏著之令甲所以使民知避而難犯也吾嘗讀易矣噬嗑之卦曰利用獄初九罪小者也故荷校滅趾上六罪重者也故荷校滅耳此聖人之

所以仁天下也云何後世不以德化民而專以刑威民
苗民初用黥刑秦人至用慘夷始皇又加之抽脅於是
生民之肌體遭割截刻斷之變馴致赭衣塞路盜賊滿
山是刑以止亂適以生亂也漢高三章之約似矣而肉
刑之制一襲秦舊文帝以一女子上書而遽然除之豈
不足以一洗暴君之弊政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哉
或曰肉刑先王之用也不肉刑不封建不井田不足以
治天下先儒有是言矣愚謂古法之不可用於今猶今
之不能復乎古法也文帝之除肉刑正合刑罰之中致
天人之和也奚必蹈常襲故然後謂之善治耶

元默化民

風俗之弊久矣至秦爲尤甚觀賈誼所謂借鋤德色取
箕諍語之說則漢之風俗薄德不減於秦矣惟文帝躬
脩玄默以敦朴示天下揚子所謂罪不奴宮不女館不
新陵不墜是也故一時翕然易告訐之俗近用措之風
至於兵不血刃人皆曰文帝以德化民之效也然自愚
觀之文帝於化民之道不合先王者多矣何也先王之
制大司徒以五禮六樂教民而在上無異教掌道王之
德意志慮而在上無異政合方氏以通其財同其度量
而在下無異尚除其怨惡同其好惡而在下無異情而
訓方氏又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正歲則布而
訓四方觀新物是以人無異心而天下如一家故曰於
變曰風動曰仁遂曰允殖曰永清至治輝煌卓越千古
而豈但易告訐幾刑措乎文帝游心於黃老之學而先

王之所以化民者無聞焉况當時絳灌之徒皆武夫庸人無有引君當道者僅一賈生已斥之散地矣而又何望乎

晁錯請削吳

先王封建以親諸侯而晁錯有削吳之議非錯之作聰明亂舊章也按春秋昭公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鷄父胡子髡沈子違滅夫胡沈書爵書名蓋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非有滅之乃自滅耳吳王老而狂者也削之也固宜夫削吳是也彼六國之君亦何罪而皆削之也夫七國之主獨吳少嘗軍旅魚之擅魚鹽之利誠足爲國家患也餘皆驕天弄雉非有顯惡著人耳目而又何削邪且漣之地固可削也然主

莫已四十三稔齒髮已就衰而勇決之氣驕悍之情皆沮釋矣今白首舉兵空國西向豈得已哉有錯以趨之也向使景帝襲孝文之仁使吳王得以拵宿惡以寬其心錯出主父偃之策使諸侯得以侯支庶以弱其勢則漣亦安肯白首稱兵空國西嚮諸侯王亦何爲不安南面之樂而甘爲漣役哉

周亞夫任將兵

將之論其世也吾於詩書見之矣康王之新立也其將齊侯呂伋蓋太公之子也宣王之南征也其將太師皇父皇父蓋南仲之孫也天下之最難知也莫如兵竒正之相乘虛實之相傾不於將門而求將而欲諳練武事習熟軍情難矣文帝臨終以周亞夫真可將兵遺景帝

蓋以亞夫乃周勃之子即其細柳勞軍而號令嚴肅知其可以任鎖鑰也歟後七國之變果能以決勝之謀破其壘以折衝之算走其敵豈不可謂之真將哉君子所恨者景帝能任之於始而不能保全之於終以微事繫獄竟至傷生以中許負之術而獄吏以欲反地下侮之何忍哉或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亞夫以細柳之威重事君無禮觀設席不署箸而鞅鞅失之不順也其子為父買尚方大官失之不謹也是亦有以來之矣嗚呼文帝繫絳侯景帝繫亞夫家教然也故索隱贊之曰惜哉賢將父子代辱

袁盎以計殺晁錯

春秋昭公十五年書蔡朝吳出奔鄭謂楚王信費無極之讒而害之也吳師入郢宜矣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言讒人者以小過而成大罪也晁錯患諸侯之強請削之以尊京師蓋公爾忘私者也而袁子絲何為用費無極之讒譖之太甚觀其屏左右之說踪跡詭秘不愧于人不畏于天乃先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而景帝不惠不舒究之竟置之死地然則劉氏安而晁氏危矣誰肯為國任事哉詩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惡之深也其後盎使吳為兵圍守向微從史醇醪之計已殺于吳矣脫禍於吳而復見刺於梁豈非無罪而殺人人亦無罪而殺之哉嗟夫盎與閻里浮湛鬪雞走狗之徒不足責也獨惜錯所以處之者未得其道而反為

蓋所殺乎少儀曰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方七國之強而無故削之宜捐身為天下大難之衝以制吳楚之命則天子將恃之以無恐雖百袁盎其何能諛今使天子將兵而已居守是不能量其君矣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而乃為自全之計此諛說所以得投其隙也於盎乎何誅

楊子雲以錯為愚

詩曰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矣謂衆人而愚乃其宜然哲人而愚則矣其常矣晁錯固漢廷之明哲者也而楊子雲以愚目之吾不知其庶人之愚乎抑哲人之愚乎孔子曰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許哲人之愚古之愚也庶人之愚今之愚也以錯之傳考之錯

之愚也其諸異乎庶人之愚歟何也漢高帝封建失度浸淫至於文景諸侯強大數至犯法如吳王濞之招亡納叛乃罪之魁者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古先王之制也晁錯削國之策亦豈可以為非是乎第其所失者削國之令未加於謀反之吳而先施於未叛之國耳蓋如楚趙膠西比吳其罪為差薄也今無故而削之則為諸侯王者孰不自疑於是吳王得施其巧而西嚮攻關中者所在蜂起此錯之所以不免於死也愚則愚矣然錯為一身謀則愚而為天下謀則智蓋錯自受尚書於伏生固亦有志於經綸者也始高祖封建於吳即識東南之必亂時豈有錯削地之議哉先儒謂漢之勢如坐敝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錯正乘其尚

淺之時而求所以自生之道也若使錯不削地七國其
能守臣節乎錯欲畫萬世之良圖而自罹一日之橫禍
蓋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其勢固然也詩曰昊天已威予
慎無罪其錯之謂矣愚故曰錯之愚其古之愚其哲人
之愚也如楊子雲之說必如所謂明哲煌煌旁燭無疆
遜於不虞以保天命乃可謂之不愚乎嗚呼在當時有
投閣之辱在後世有莽大夫之誅則亦愚而已矣何以
是而議晁錯哉

董仲舒對策

吾道在天下周流猶元氣廣大猶天地明炳猶日月顧
未嘗有一息間斷也自衆言之殺亂而後聖賢以言語
為天下後世的矣聖賢以言語為天下後世的蓋有真

識見則有真論議豈非關百世而不慙俟後聖而不惑
者乎自道之衰先王之教不存世之君子未嘗不精究
力講求至微至密之處以為的於天下而求其一定不
易之說未之見也若董子天人之策其窺見聖賢之奧
者乎知曰正心脩身以治國平天下真得太學之正旨
又曰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
然後樂循理與夫彊勉學問之說最有功於學者其曰
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非深探道之本原
也哉至於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於世漢
諸儒曾有此議論乎然君子所不足者仲舒天資高矣
而學問之功或不到故鵲突之說有之騎墻之說有之
如曰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又曰天令

漢書卷五
之謂命質樸之謂性人欲之謂情與荀揚不識性何異乎此朱子謂天人三策不脫漢儒氣味但模索道得幾句着盖有見於此矣雖然仲舒之策雖不得謂之真識見真議論然通達古今為漢儒宗彼洋洋晁弘之對豈可與之度長絜大乎借使武帝尊其言而施之政事則唐虞三代之風亦可許也奈之何三問徒勤而江都之命下矣於乎此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歟

正心以正朝廷

人君以一身理天下貴善用其勢而已於是其有以寡服衆之要焉有以靜制動之神焉有以約御繁之機焉不過曰心而已矣人君一心主之者一而攻之者衆精之為靈明虛靜之府而為天地交萬物通之素矣雜之為

塵垢滓穢之囊而為天地不交萬物不通之否矣是故人君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邪正若不可窺而其符驗之著於外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揜矣豈不甚可畏哉是以聖賢告君必以正心為先若臯陶思永之謨伊尹欽止之訓傳說遜志之言周公無逸之戒歷歷具在可考也漢武即位之初此心之天清明未改故董子以正心正朝廷箴之其亦責難於君而以帝王道統望之哉向使得久仕於朝則朝夕啓沃必有交脩之益而可與永乃思可與欽乃止可與遜乃志可與戒乃逸矣豈不為漢賢君乎夫何推轂儒術者方在前而好黃老之術者已在內詔舉良者方在廷而治蘇張之言者已在列然則仲舒且不能一日安於朝廷之

漢學卷五
上矣又何望其底至治耶

王者以教化爲大務

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使之歸於道也於是私滅公以利忘義以下陵上以強侵弱以邪干正以智吞愚而天下紛紛多事矣王者有憂之設爲人倫以爲鼓舞作興之術董子所謂立大學以教于國庠序以化于邑是也然王者教化天下廢學校固不可而全恃學校以爲教化之具則亦不可也書曰爾身克正莫敢不正詩曰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言人君正身以率天下而後教化行風俗美矣蓋天下之民從所好不從所令借曰人主之心不正身不脩則庠序雖設不過郡邑之美觀也條

教雖嚴不過口耳之空談也詩所謂彼童而角實虹小子是矣安能使天下咸服如投挑報李之必然耶或曰仲舒之言爲漢不立學校言也觀其言曰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則非不知教化之本者矣意果爲學校言也吾無容喙矣

更化則善治

漢去古未遠而先王之典章文物猶有存者奈何高帝以三尺劍爲君蕭何以刀筆吏爲臣此政治失中多襲亡秦之陋而仲舒有更化之請也吾謂更化之道必照之以明持之以斷行之以漸然後可以合天理順人情推之而準動之而化矣吾讀易而得更化之道焉巽之五爻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此照之以明也泰之二爻

漢書卷五
曰包荒用憑河此持之以斷也革之卦辭曰已日乃孚
元亨利貞悔亡此行之以漸也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得
志於天下不然則徑情直行之弊出而驚世駭俗之患
生亦安在其爲更化哉是故欲更稅法若自主之流於
貉欲定刑法若商君之猛於火欲定儀法若叔孫通之
雜於野亦何善治之有

漢宜損周之文

夏商周之迭興忠質文之迭建非聖人有意於變也事
勢趨而至於偏重不矯而裁之則愈過矣然忠也質也
文也豈聖人標榜此名而求異於前人哉自後世觀之
則見其夏之所尚者忠之多也商之所尚者質之多也
周之所尚者文之多也要之忠者未嘗不文而文者未

嘗不質也此帝王之治所以爲時中也孔子曰虞夏之
質殷周之文至矣秦無道於儒生則坑之於詩書則焚
之先王之文蕩然掃地矣此千古之恨也漢承秦亂以
馬上治天下不事詩書嫂辱儒冠且于時多武夫崛起
少文多質雖以文帝之賢徒能明玉制而仁義禮樂之
說冰炭不相入矣則漢之所缺者正周之文耳仲舒之
言曰漢宜損周之文吾謂漢之所謂文也如叔孫之禮
唐山之樂咸名教之罪人也而損之可矣而所謂周之
文者安在耶若謂周之文而可損之則率天下而趨於
夷貊矣仲尼何以嘆其郁郁而從之耶

春秋大一統

春秋每歲必書春王正月公羊以爲大一統其旨微矣

仲舒以是告君何尊道統也蓋當時上無明師以爲之防下無真儒以爲之教而異端邪說各自立一家以惑世誣民此仲舒之所懼也故其言曰諸不在孔子之術六藝之科者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明蓋有見於此矣然自愚觀之欲使天下成大一統之治夫豈罷黜百家而遂可耶孟子之時楊墨之禍熾矣然其言曰君子反經而已經正則廢民興斯無邪慝矣此闢異端之機括也董仲舒既欲勸君成大一統之治則蓋以反經爲本建立於上而表正于下乎正道旣明於日星則邪術自消於冰雪蓋有不撲而滅不攻而破者於此之時家詩戶禮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天下大一統矣昔乎仲舒之見不到此而武帝徒有罷黜百家之詔是以一盃水救車薪之火也曾未幾何而或以窮兵進或以好仙進或以致鬼進或以鬪暴進豈非未能正其本以勝之哉嗚呼有孟軻氏而後楊墨之禍息仲舒之賢不及孟軻而未知正其本以勝之歟無足怪矣

越有三仁何如

越句踐之臣著名者曰泄庸曰文種曰范蠡迹其強越并吳得與中國會盟有功於越大矣然仁者以愛人利物爲心興滅繼絕其分內事也豈肯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耶按春秋成公取鄆襄公取郟昭公取郕皆覆其邦而絕其嗣春秋深惡之至於晉師滅潞氏公孫姓滅沈皆謂殄滅之無遺育非仁者所謂也大書于冊以爲萬世戒嗚呼觀此則知三子之所以爲三仁矣夫吳乃太

伯之後雖與越世仇然吳無可伐之罪而越非可伐之人也越以會稽之敗不得已而興雪耻之兵則亦當許其成以存其後仁人之事也奈之何三子不勝區區之忿奪其土地而版圖之侵其人民而臣僕之毀其社稷而宇屋之此惟知其功利而不有道義其與取鄆取郟滅沈滅潞同歸於不仁也若使孔子作春秋亦將深貶之不貸而江都王顧以三仁質之仲舒是以大羊同虎豹也蓋世變多僞人心惟功利之趨向微仲舒有明道不計功正義不謀利之說則夫三子必負仁人之名於天下而君臣父子兄弟懷利以相接者接踵於後世矣此吾謂仲舒學春秋而深於春秋

養士莫先於太學

學校之設非爲士之貧而食之也又非欲群其類而習爲文辭也不農不商非老非釋若何而可爲士也天生斯人而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使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所謂民彝也惟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而或陷於苟賤者有矣故聖王於是立學校以養士而爲之匡直輔翼優游浸漬齊其耳目一其心志務使之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焉是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胥此焉出矣然則學校乃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豈非爲政之所當先乎詩曰爾之教矣民胥傲矣又曰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然則帝王治天下何莫不養士於太學哉仲舒告君而以是爲言者意在當時庠序未設而欲君之脩舉廢墜也嗚呼使武

帝以太學之事委之仲舒以師範多士則聖賢一脉道
統之傳將推而演之以啓悟後學師道立而善人多善
人多而朝廷正矣何至群邪雜進各售其說以禍天下
耶

董子度越諸子

學莫完於義利之辨孟子告齊梁王之君專言仁義而
力拒功利之說所以根本塞源而藥當時之痼疾也自
孟軻氏之沒而道理不明於世呱呱之子各識其親曉
堯之學各習其師雖以荀卿陸生賈誼晁錯之才皆未
免浸淫功利之說而時與之出入故曰綠衣三百色如
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時惟董子潛心大業闢
異端之荆棘抽吾道之關鑰觀其言曰仁人者正其誼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即此一言發孔孟之微旨
紹鄒魯之正傳矣是故諸子之學問不若董之造於優
深諸子之識見不若董之向於高明諸子之議論不若
董之近於醇粹惜其生六經離析之餘不得孔孟以爲
之宗故繁露玉盤諸篇不免流於縱陰閉陽災異之術
也亦何嘆哉

董子有儒者氣象

儒者與天地並久矣儒之帝則道真渾淪以爲傳授斯
道之太極也儒之王則道妙闡揚以爲建立斯道之兩
儀始真也儒之師則道學淵源以爲著述乃陽變陰合
之餘五氣布而四時行也兩楹臺斷道失其統學失其
傳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諸子百氏自爲分裂千岐

萬轍益以支離而無有能明先王之道矣天祐斯文碩
果不食豈無儒者出以尊聖人爲心以守聖經爲學以
羽翼聖道爲文以講明聖言爲教者哉然真儒不可見
矣得見有儒者氣象斯可矣吾仲舒是也自今考之勉
強學問之訓知儒者爲學之功也道出於天之語知儒
者斯道之本也正誼明道之對發儒者立心之正也經
術飾吏之舉合儒者致用之宜也公孫弘之從諛而嫉
之以正其儒者惡惡之嚴乎膠西王之驕恣而率之以
禮其儒者責難之義乎他如舉孝廉之策限名田之議
罷百家之奏皆井井可觀至於用之而行舍之而退尤
得聖賢之大節故王通曰問則對不問則述竊比於仲
舒其企慕之也深矣然不曰真儒而曰有儒者氣象蓋
生於坑焚之餘文獻莫考故言之踈如論性之語策之
繆如和親之計學之訛如災異之術蓋亦升堂而未入
室耳豈若儒之帝儒之王儒之師如精金美玉之無玷
如青天白日之無雲而爲萬代之真儒哉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六

申公不逮穆生

并石戴璟著

按史記申公遊學長安與劉逞同師浮丘伯卒以詩名家得其傳者則若孔安國周霸徐偃屢忘兒寬言詩雖殊而皆本之申公則申公之於詩亦稍到矣而謂不逮穆生何也夫詩可以興可以觀若考繁白駒諸詩正出處去就之大節所寓也楚王戊不悅而學疾申公則當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夫何眷眷不去卒滿垣背靡之根豈不深可惜哉及武帝安車之迎國家大士豈明堂一節而舍其大謀其細論既不合又留不去嗚呼此讀詩而不知詩者也方之穆生豈可同日語哉六入中子曰吾特遊

繒繳之下若夫子可謂冥冥矣然則甲公其遊繒繳之
下而穆生可謂冥冥者歟

申公開端而未告

臣之告君不可不盡故詩曰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
命之言提其耳申公承安車束帛之刀天子有問正宜
竭乃丹衷吐露底蘊奈之何開端而未告哉愚謂申公
所謂力行者辭雖約而理甚博乃所以告之也何以
見之武帝卽位未幾首策賢良方正之士幸而得一代
大儒如董仲舒者爲之正言格論啓之以斯道之本體
示之以爲學之工夫博之於儲材愛臣以闢邪革弊之事
莫不歷歷爲帝指陳之則帝固已知趨之向之路第不能
持之果行之力耳申公之召正乘三策不仲舒之餘其意

以爲仲舒已告之盡但欲以其所言者而力行之耳故
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非謂是歟然則仲舒
開其端申公竟其說孰曰開端而未告哉

竇太后不悅儒術

詩曰天命厥配受命既固竇太后文帝后也文帝好賢
之君而其后不悅儒術又何爲漢業亦不衰耶愚謂儒
道與邪道不並立黃老之清淨儒家之蠱賊也漢文帝
不能留心於帝王之道而好黃老之言故其后化之而
不悅儒術以貽後世無窮之害豈非文帝之作俑乎然
則文帝亦基禍之主謂之固命則未也何者武帝之時
有董仲舒之純雅申公之老成汲黯之正直皆人才之
磊落不群者武帝好儒之君也若使竇太后又好儒焉

則將以董及輩爲丞相爲御史大夫而漢豈止於漢乎
然則何以開四夷之兵以虛耗天下之財何以用聚斂
之臣以塗炭生民之命如是則文帝之貽謀遠矣奈何
竇太后以先帝素行之實而習熟之於宮闈發泄之於
子孫至使宿儒名士束之高閣而漢之所得人材不過
石慶之木訥公孫之阿佞餘多捷捷幡幡奪者背憎之
人又足以覆家國者則文帝以一好尚之差而其后染
其惡子孫被其害人君其可不謹所好哉

上書自衛

出處士君子立身之大節故特不我用則晦智名勇功
而友鰲山之雲臣士遭逢則推長才與學而爲濟蒼生
之楫然則一進一退權衡於義理之可否斟酌於天命

人心之去留而又揆度於三綱五常之廢興焉耳古之
人有行之者若伊呂之徒是也漢武帝時上書自衛如
此等輩實繁有徒若莊助朱買臣輩是也今觀東方識
建章駟牙終軍識豹文彪胤相如賦上林子虛皆博洽
之士也然逢蘇張之口舌騁莊列之文章或開邊以貽
害四方或好仙以迷惑君志或黨惡以交結強藩周書
所謂以利口亂厥官之人此也亦何暇正之以出處之
道哉所可憾者以漢武之英明而此輩得流言以對寇
攘式內以爲心腹之患何者流涎於功名必非守道之
士借勢於王公必非特立之人豈足爲風俗勸哉易曰
寬陸夬夬中行無咎又曰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言當
以中道去邪佞也武帝不知夬夬之義反使之廩粟庖

肉鳴玉懷金甚至踈踰親卑踰尊天下安得不亂哉

田蚡專權

王者操八柄以馭群臣故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必矣故履之九四曰履虎尾愬愬終吉言臣道以戒慎爲本也隨之九四曰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言臣道以明哲爲貴也中孚之六四曰月幾望馬匹亡無咎言臣道以滿盈爲戒也田蚡亦學益孟諸書黜黃老者也而何以專權爲哉蓋讀益孟而不讀易未有不蹈背逆之罪者也史謂蚡爲食邑之私而諫塞河決爲千金之賂而求免王恢以甘言教淮南之畔以濮相坐蓋侯之策誠小人之尤也又何惟其竊君威柄以取遂起武庫之書哉所可憾者英明如

武帝見不善而不能退反使之居百僚之上至於蚡故而殺竇嬰嬰先帝之舊臣漢廷之名卿也而以蚡故輒殺之可乎詩曰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國旣卒斬何用不監其此之謂矣或曰蚡太后之母弟也灌夫之獄太后遂有百歲後魚肉吾弟之語此武帝隱忍不敢發歟愚謂大義滅親自古皆然文帝之誅薄昭昭非薄后之母弟乎景帝誅梁勝勝非梁王之寵臣乎此皆王太后所親見也若武帝奮乾綱之斷而爲天下去罪人則雖太后亦將屈於大義而豈有他患哉嗚乎一相位也田蚡以專恣處之而反得終身富貴公孫賀劓屈釐李蔡嚴青翟趙周不至有蚡之專權而或以獄誅或以腰斬哉帝終身之待臣若此豈非人固有幸有不幸歟

汲黯開倉

陰陽之運不能以常齊而凶豐之數不可以預計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惟在振之恤之勞之來之又從而安集之耳魯昭公十八年宋衛陳鄭災于產臨事而備至於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陳不救火許不弔哭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當漢之特河內被火汲黯矯制開倉以賑之是若失於遂事矣然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何也民吾同胞也萬物吾同體也當餓殍流離之日若必奏之朝廷而後開倉以賑之則弱者鳥面鵠形而坐填溝壑強者鴟張豕突而竊弄耰鋤所必然矣安有仁人在上而可使民至此極耶雖然此特涸澍勺水之一沃夏畦桔槔之

一灌耳曷若順五行脩五事以爲預備之策哉吾固爲之說曰汲黯開倉之仁不若耿壽昌常平之制

汲黯近社稷臣

何謂社稷臣記曰有諫而無訕有立而無疾頌而無譖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掃而更之謂之社稷之臣古之人有行之者自伊周以下不數也後世光岳不完士無全節故忠化爲佞剛轉爲柔以奉公之心爲營私之計以報國之念爲全家之謀者比比於天下求其正直不撓如汲黯長孺者豈非疾風中之勁草烈火中之真金哉觀其以大將軍之尊而抗禮以丞相之貴而面折以御史大夫之重而有刀筆之斥以渾邪王之降而有貫馬之諫他如多慾之語積薪之喻樂府之對批逆

麟犯忌諱皆人所不能言而黷獨言之者也夫平居有
犯顏敢言之策則臨難必有伏節死義之風國在與在
國亡與亡謂非近古社稷臣乎夫帝最不能容人而獨
容於黷且極口誇美如此者忠義美名也雖無道之君
良心不泯况武帝之雄才大畧安得不敬而尊之乎奈
之何敬之而畏畏之而踈出入禁闈之言雖切而卧治
淮陽之命已頒矣故雖能寢淮南之謀而安能免輪臺
之悔哉

求神仙

或問神仙之道文中子曰仁義不脩孝悌不立奚爲長
生武帝卽位之初雅好儒術矣而奚爲求神仙哉彼亦
見新垣平玉盃之詐已正典刑矣固亦知神仙如捕風

繫影終不可得也但以享國旣久樂心寢生馳騁弋獵
之力疲矣天馬碧雞之求息矣魚龍角抵之戲倦矣絲
竹鞞鼓之音厭矣故以神仙爲奇以方士爲玩聽其言
洋洋滿耳庶幾黃金可成青霄可上而爲過分之求矣
予嘗讀曹植論左慈對君達之類植兄弟以優畜之唐
武宗最好神仙嘗言方士皆譎詐虛誇不可信但宮中
無事以此遣悶耳愚謂漢武之求神仙事亦類此故未
幾而誅文成又未幾而誅五利至晚年斥方士嘆曰天
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此其本心之明也第其始也以
窮奢極樂之心處之故惑甘其說猶弄嬰兒於股掌之上
其末也以愛農息民之心處之故覺其妄猶開明鏡於
塵垢之中嗚呼明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惟知萬物之

情不可罔以非類使武帝以求神仙之心求儒術則精一執中建中極之道不難到矣而豈可惑以神恠罔以非類哉

王恢韓安國議伐匈奴

北狄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為中國患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紝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為約故無文書符會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為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防其旃裘肉食足以為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鬪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輕破聖人知其然但築城郭溝池充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堠何嘗輕與之和而擅與之戰耶王恢與韓長孺論擊匈奴辨論上前長孺以為不可擊

今考長孺反覆數四上八要欲以飽待飢以治待亂以變夷不足煩中國而高文之迹足以為法也其議甚正矣奈何迫於利口而復曰意者有他諛巧可以擒之臣則不知也蓋安國揣上意所向故自屈其議以信恢耳豈武帝所謂效首鼠兩端者邪自是以後盡天下之兵以攻匈奴闢地千里斬馘百萬若可誇大中國之氣也然外則黔首耗散內則骨肉相殘皆恢為之作俑也曾未幾何恢以逗撓坐棄市而千金無所施其策豈非首禍致罪天之所不赦故耶嘗合而論之王恢之請誘擊者固非也而安國之請和親者亦非也恢乃真小人不足責而安國之持論不堅與姦為市何哉且觀其為人有宥田甲之量有破吳楚之材有治公孫詭之智有薦臺

漢唐卷六
遂之公真王嘉所謂材器有益於公家者也特以持論
不堅反與恢同帥師卒之臨擊顛墜陵夷以憂死是亦
自取之也

聖人以天下爲度

乾父坤母而民吾同胞人與我本同一體也然有聖人
之德則以天下爲度安國之議信也愚嘗味其語意則
以漢高白登之圍當之夫豈可哉夫聖人雖以天下爲
度而華夷之界限凜然有辨若其不服則是類是禡是
致是附而以文德來之若終不服然後是伐是肆是絕
是忽而以武功戡之耳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莫
敢不來享豈曰彼有犯邊之罪而吾有納污之量耶漢
高屈萬乘之尊而見辱於氊裘之域雖城下之盟不過
是也且以公主之貴而匹禽獸之國與齊景之涕泣女
吳夫復何異然則賈生所謂首居下足居上也而可以爲
天下爲度耶

王恢馬邑之詐

有中國必有夷狄欲芟其種滅其國天下無此理也是
以先王之世中國自爲中國而夷狄自來叙焉自來王
焉否則嚴荒服之辨不與之盟約不爲之征討何者與
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則府庫虛空外則百姓窮匱飢寒
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
變上則將師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庶久役有潰叛
之志變故百出皆田用兵兵其可易言耶武帝卽位之
初未聞匈奴寇邊且前年請和親既許之矣今王恢何

漢書卷之六
為者而設馬邑之間以誘匈奴入塞豈非得已而不已者耶原其心欲豈難而禽獮之使隻輪不反耳天下寧有此理哉按春秋昭公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謂以殄滅為期而無矜惻之意則稱人如滅潞氏是也見利忘義而以狄道欺詐行之則稱國如滅甲氏是也伐鮮虞以正兵加敵故稱名氏總免於貶耳今以堂堂大漢而誘劫匈奴此豈可聞於夷狄哉是故蚩尤出長竟天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年死者無數比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興之終始噫人君知此義則開邊首議之人當處極刑如王恢而後快於人心也

公孫弘賢良策

士在衡門之下每議天下事則自以為經論之術布置之方盡在吾胸中特不守君而進其說耳幸而有司舉之朝廷策之則當明目張膽為國家建長治久安之計此士夫進身第一步也孔子曰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其不在茲時耶武帝發策有禹湯水旱何由之問弘也若能以禹之惟日孜孜湯之慄慄危懼啓告其君以杜絕其邪心則武帝敬天勤民之志不將勃然興躍然動耶今以水諉之堯旱諉之桀是以天變不足畏也然則平日所講貫豈有何道所經畫者何說不將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耶故匏子之决止於沉璧之祭連歲之旱遷於乾封之說自是而土木神仙之好舟車鹽鐵之征大宛安息之通西域匈奴之伐窮極奢

愆日益月滋皆弘之阿佞爲之也嗚呼弘之爲人如此而後世如河汾大儒反稱其洋洋公孫之對至與臯董並蓋亦未之考耳

人主和德於上

聖賢之道高之如華岳深之如江河本制治之著龜作文之標的也然小人或借之以文奸援之以取寵吾於公孫弘賢良策見之矣弘之言曰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心和氣和形和而天地之和應此與聖賢致中和而位育之言夫何異哉第弘之謂和德乃和其所謂和而非吾儒之所和也今考弘傳有曰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者也似亦知德之言也但曰智者術之原而擅生殺之柄通壅塞之途權輕重之數論得失

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是以爲智豈知所謂智哉且論四德而以術爲智則未免流於異端之說至其所謂和德之功引而不發豈知之而未言歟抑亦有所不知歟愚謂弘少爲獄吏以有罪免後牧豕海上年四十始學春秋雜說則其學術之謬可知矣雖曰爲母服喪三年然亦有被布脫粟之詐也豈若董子之策明白痛快真足以砭劑國脉而益梅君德哉且當時武帝謬政百出弘徒侈其辭曰和德於上而竟不探其本藥其病嗚呼豈可以易和哉弘之姦邪又可識矣

飛將軍

李廣以良家子結髮從戎大小七十餘戰未嘗敗北此其材氣超逸漢之邊將孰能出其右乎然自衛霍之出

斬虜封侯者數十百人而廣至於失道卒以自裁當時
後世之士莫不共惜其有大材而嘆其不偶也以愚觀
之以廣之此恥而至於此者由其治軍不用紀律而陷否
臧之凶也少儀曰軍旅思險隱情以虞郊犧牲曰簡車
賦歷卒伍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習軍旅是故善爲將
者使有以威恩吾之恩又有以服吾之令則勇者不能獨
進怯者不取獨退左右前後如手足背腹之相爲用以
守則固以攻則取以戰則克矣李廣使人人自便不爲
思險練兵之策則雖簡易不苛士樂爲之死也然不爲
惕號之計而暮夜有戎將何以待哉其敗也固宜
賢主觀萬化之原

支厦屋於本末俱弱之時四方上下無非穿漏而所先
者棟柱也如醫壞症於補瀉雜用之餘四肢百脉無所
受病而所急者腹心也漢武之爲治皆往往穿漏之地
受病之處也而爲梓人良醫之慮孰有大於正心乎蓋
心者萬化之源正賢主所當觀也觀其心則能謹其獨
而反觀內省若周書之勿貢于非幾若禹謨之敬脩可
願若說命之念始終典于學由是學道而自能愛人體
仁而自能長人又何民心不歸而至於土崩乎揚子曰
日有光月有明三年不日日視必盲三年不日月精必
朦武帝之所以不能愛民正緣內多慾而不能觀此心
以爲萬化之本故其視育而精矇而政事乖張又何足
恠哉徐樂上書自鬻人也安足以知大學正心之道

主父偃請分王諸侯

始讀孟子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爲有王者起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竊疑孟子雖負命世之大才然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必有晁錯之禍矣及觀漢武帝主父偃之策令諸侯分王子弟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而強藩重鎮自削弱於談笑指麾之下孟子之言於此驗矣然愚以爲自主父偃削地之後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子弟日以蕃而封國日以分地勢日以小卒之王莽篡位諸侯王兵弱力孤坐視莽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於是自假卽真而莫可奈何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鞞惟恐在後或稱羊八功德以苟活須臾之生此則

主父偃分王之策誤之也愚謂若孟子處之分王亦必有節不應世代迭相分王而至於削弱之甚如此也夫百足之虫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故王者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體強而王室安諸侯王國之藩屏王之股肱手足也今撤其藩屏弱其股肱手足卒有變故以一人當之可乎昔周監於二代立爵五等分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衰則五伯扶其弱秦則不然自任私智訕笑三代竊自號始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無骨肉根本之輔外無尺寸藩屏之衛陳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勢使之然也此吾謂王氏之篡主父偃誤之也而素隱乃言分

邑廣封振振在詠扞城禦侮輝輝映百足不僵一人
有慶嗚呼亦誣矣

族郭解

按史記游俠傳若急人之難者免仇於死如郭解者亦
士君子之所難也故曰狀貌不及中人而天下皆慕其
聲至於容毀解解客殺之是解未有可殺之罪也而公
孫弘以爲甚於解殺之遂族解不幾於深文乎噫春秋
書趙穿弑君而以趙盾爲首惡之義也公孫弘本姦人
獨於殺解事爲得大臣之體按解少時陰賊少不快意
所殺甚衆借交報仇藏命及鑄錢發冢不可勝言此天
下之大惡記所謂左道惑衆書所謂諛說殄行者也不
誅何待乎弘本姦人治春秋尚能斷此疑獄得大臣體

若使能務正學而深得春秋正旨豈不能建大議論立
大事業哉雖然弘殺解是也而夷族之刑乃亡秦之弊
政其父子兄弟同產何罪而并殺之耶

公孫弘開東閣

易曰渙元吉渙有立匪夷所思謂天子在上當散小群
以成大群而植私黨以要譽招賓客以釣名不可也故
班固罪四豪荀悅惡三遊蓋有見於此矣呂不韋習戰
國之餘風陳豨值漢綱之疎關隸平魏其武安終以權
勢相傾天子切齒則賓客之爲害可知矣漢武謂田蚡
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哀帝責鄭崇曰君門如市
何以切禁主上皆賓客之害也公孫弘起東閣延賓客
得非襲魏其武安之風乎或曰周公握髮吐哺以來天

漢書卷六
下之士其次若趙文子延管庫之士七十人孫叔敖招
廓下之賢數百人然則公孫之開閣蓋欲以人事君而
薦賢爲國也嗚呼弘妬賢忌能人也而豈能招賢人乎
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當時如董子汲長孺皆正直
人也而乃方茂爾惡滄滄訛訛爲操戈之計則弘之爲
人可知矣而豈能招賢人與畜政事乎吾謂弘所招來
之士必其曲學阿世與弘相類者乎不然何主父假請
城朔方弘以爲不可朱買臣發十難弘不得一又奏人
不得挾弓弩吾丘壽王以爲不便上以難弘而屈服然
則平津之賓客類皆庸瑣齷齪之人翟公所謂一貧一
富乃知交態也而豈有鳳凰落於常網蛟龍釣於常竿
哉然則宰相當如之何曰恭乃事齊乃位度乃口而閑

門謝客則善矣

丞相封侯自弘始

漢法非軍功不侯非列侯不相儒者旣無軍功則終無
入相之路此高帝馬上之陋規也武帝欲激厲儒者故
以公孫弘代薛澤爲丞相封平津侯不亦矯枉過正乎
何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亦謂以軍功爵之也故
以列侯爲相雖曰馬上之陋規然而非軍功不侯豈非
萬世之良法哉使儒者則可相則自布衣而超取相位
亦足矣何必封侯以爲重乎自弘之封侯也而後之爲
相者不論軍功之有無皆封爲恩澤侯先後相望是何
輕視侯爵如草芥哉大抵環坐玉堂講太平之政誠不
若間關於干戈矢石之中以開不世之基者之爲難也

故以軍功封侯此漢之良法使帝但以弘為丞相則更張之善矣而何以列爵分土之寄輕授之人哉且于時豈無董仲舒之醇儒豈無汲長孺之人臣使以二子按之相位則天下僉以為變法之善取人之當矣而乃以妬賢嫉能之公孫弘為相詩曰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餽如酌孔取其弘之謂矣

卜式助邊

財利之迷人也久矣自古豪傑之士輕財重義者亦不多見而式以布衣請輸財助邊何也漢以貨入官未有至三公者式無文學而耻入貨故易名曰委輸以佐軍興此公孫弘謂非人情不可近也夫君子思不出其位不在其位而謀其政是豈人情也哉且武帝好大喜功

窮兵遠討使吾中國黎元肝腦塗地此仁人之所隱痛也卜式乃為之輸財正助桀為虐者豈天下之福耶夫三軍之衆日費千金考式以田宅盡與弟獨取羊百餘致畜牧蕃盛是式之富不及陶朱縱有財輸縣官不過為一館穀之助耳曷能罷兵民以省國家無涯之費乎當弘議罷出之餘式亦當自愧矣會渾邪降復持錢二十萬以給貧民此與陳氏厚施於國也何異哉故自是而拜為中郎賜爵左庶長自是而為齊王相爵關內侯由布衣三遷而為三公真胡致堂所謂取償於漢豈直十百而已也夫式曰向也有不欲官之對而今竟受不辭式之姦巧可驗矣而帝乃以義形於色下詔褒嘉之將誰欺哉且頒爵於一人而奪爵於列侯蓋曰予不戢

禮則然矣皆式激之也使有聖王作以鄉愿之賊示遠
竄矣而何齒錄之有

賢者宜死節於邊

死生之際亦大矣畏死者陷不忠而輕死者流不孝孔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未聞以死爲美事也以死爲
美事蓋以報君父之仇伸臣子之節耳豈布衣而死節
於邊哉方武帝窮兵毒天下式若懷漆室之憂則叫閭
闔吐肝膽寧以身遭浚恒之誅萬一罷兵息民猶不失
爲仁人之言其利博也方呂加反於南越漢廷謀臣猛
將夫豈乏人式乃上書願與子男及臨菑習弩博昌習
船者死之以盡臣節且思出其位矣原式爲此言者豈
真有好義之良心哉武帝好大喜功之君也用兵貴前
不貴怯貴勇不貴懦是故陽爲殞軀之說使人主知吾
之氣壯而可以托知吾之材銳而可以用則將寵任不
衰以爲庸祿保位之地此式之志也然則式老嫠巨猾
者也而豈能死節哉縱或死之乃弟子與師之凶死也
輕鴻毛矣以此觀之班固以下式並沒黯而同之實直
繆哉

幕南無王庭

匈奴爲漢害也久矣高帝白登之困呂后媢書之遺孝
文繒帛之餽賈生言於朝爲之流涕長大息甚矣哉夷
狄之桀驁也武帝積累世之富奮一朝之威遣衛霍將
兵深入不毛驅胡虜于窮邊絕塞之外自是昆夷駭矣
維其喙矣而中國之威揚矣祖宗之耻雪矣論者咸建

之意予不然有中國卽有夷狄猶晝之必有夜陽之必有陰而豈可盡滅之也耶建元之初匈奴未聞入寇王恢首開邊釁自是連年出兵問之則曰雪祖宗之耻也不曰夷狄譬之禽獸有不可以人理較之乎且吾聞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而後雪高文之耻者誤矣奈何當時群臣不皆汲黯而衛霍二大將軍出塞無虛歲豈不聞宣王伐玁狁至太原而止乎又不聞伯禽之征淮夷至東郊而止乎何為至此極也易曰三年克之憊也春秋傳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兵之不可黷也武帝之驅匈奴固可快人意而海內虛耗亦足以蹙人額也其為天下之末戒哉

汲黯願出入禁闕

至尊者人君也至微者君心也試觀一日之間凡左右前後陰拱默伺以售其計者紛紛然一攻之不入十攻之矣十攻之不入百攻之矣人君以一心而為衆欲之攻至此亦可畏矣哉士君子懷先憂後樂之志政不足適也人不足間也惟以格君心為先然必其地近其情親而後可以格蓋地近則耳目所必接情親則心志所必投於是繆可糾愆可繩闕可補早思之不待暮以言可也暮思之不待越宿而以言可也所謂地近情親者無他出入禁闕與人主相為周旋而已苟置之外郡則君之惡已遂而吾猶不及知或知矣而進其說則吾恐或以為壯趾或以為浚恒此禍機之所伏也多慾黷計之熟矣若一旦離左右必將肆然無忌而繆

政百出黜老成謀國者故願出入禁闥非薄淮陽也誠
愛吾君也而欲薰陶其氣質也涵養其德性也使帝因
是而留之在朝則地近情親經綸之下必脩明乎國是
矣豈不有裨于君德哉惜乎護疾忌醫而顧棄之外郡
其爲亡秦之續宜矣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惟躬
是悴長孺之忠世之不能言者也而惟躬是悴至此豈
天未欲斯民復三代之盛歟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六終



原件短缺

卷7-卷17

